

# 以“法治的名义”阻击侵权

余宗明



## 今日论语

《人民的名义》大有锁定“年度最现象级大剧”的势头,这部剧自带“爆款”体质,甫现荧屏,就引发观剧热潮和海量讨论。

就在近日,这部剧又因为新的由头上了热搜:遭遇盗播盗版。它播出不到30集时,全部55集的“送审样片”便出现在了网络上。不少人在朋友圈传播链接,还有人在社交平台和网店标价出售。片方为此向公安部门报了案,“送审样片”遭遇泄露,背后的内幕一定比《人民的名义》还要精彩。

谁都知道,版权收益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动力,也关系到创作者的

依法获酬权益。可如果剧集遭提前泄露,那很可能影响到正版剧集的收视率,损害片方、播出平台等几方的权益,进而在“损害”与“被损害”中制造出某种市场扭曲与失序。

在电视剧投资、拍摄、制作、分发、播出等链条化运作的背景下,盗版的低价叫卖,只会干扰和打乱正当的版权利益归属,创作者是直接受损者,当他们的版权收益被盗版轻易“盗取”,谁还有心去制作精品?正因如此,盗版被认为是文化市场肌体上的最大毒瘤。

遗憾的是,热门影视剧被盜播盜版,已非罕见景象。2015年底,《半月传》在播出还未过半时,网上就有人叫卖其81集全片,以至于版权方不得不发布反盜版声明。而《欢乐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

剧,也曾遭遇类似情形。有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国产电影的盜版损失率已高达55%,每年损失超过10亿元,这数据可谓惊人。

很多人看不到盜版之害,只看得到“免费获取”之便;反正是看《人民的名义》正看得过瘾,等剧集更新总被吊着胃口,干脆一次性被盜版“喂饱”,毕竟也不用为之埋单。但他们恰恰忘了,很多看似无成本获得的好处,其实是最昂贵的:当我们沉浸于免费看盜版的自得时,付出的代价或许就是,那些优质文化因“劣币”当道而退场,我们看不到更多的良心作品。

爱一部剧,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守护它的版权。能否抵制看盜版,看起来兹事体小,却关涉不与盜版合流的底线,涉及秉持版

权保护意识的正义感。《人民的名义》讲的是反腐也是正义,作为其拥趸,也该将正义注入观剧自觉中。《人民的名义》里,邪最终难压正的底气源自侯亮平们;现实中,盜版难压正版的决定性因素则在于法律,还有我们的个体自觉。我们总说“欠谁谁一张电影票”,可很多时候,我们原本可以不入盜版的坑欠下这所谓的“票债”。

对公众而言,要像守护达康书记的GDP那样,守护知识产权。而对相关部门来说,当以“法治的名义”阻击版权侵权。在某些社交平台和网络云盘接过BT论坛成为盜版大本营的背景下,不能因为网络空间取证难就对某些平台、盜版者轻纵,而要用切实的“零容忍”给法治以交代。

## 新民随笔

### 祁同伟和马克龙

卫蔚

全民热追《人民的名义》,朋友圈自然不能幸免,几乎一天一个话题,近来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像梁璐与祁同伟这样女大男小的搭配,幸福概率到底有多少?

长一辈的老人们几乎千篇一律认为,“姐弟恋”幸福不了,如果女方社会地位比男方高,那男的必定是拆白党无疑。而“80后”“90后”,虽然对“姐弟恋”的接受度高一些,但同样认为只有像王薇薇、邓文迪这样的“女强人”才有资格获得幸福的“姐弟恋”,若非如此,就只能像马伊琍这样等着被“劈腿”。

的确,在中国传统婚姻观念中,标准模式被“默认为”男大女小,年龄不可避免成为择偶的硬指标;女性倾向于选择兼具父亲般成功、兄长般呵护的另一半,而对于男性,不知何时起,能否娶到美貌“萌妹子”已成某些圈子公认的“成功人士”指标之一。至于社会地位悬殊的“姐弟恋”,更多地包含了些许“不可描述”的原因。

到底怎样才是打开“姐弟恋”的正确模式?或许可以向西“取经”。法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欧盟,恋爱或婚姻关系中女比男大的比例为16%;而在1960年,这一数字为10%。也就是说,并非只有凯特·摩斯、文雅丽等名女人才能吸引比自己小的男性,而是更多普通人践行着这样的搭配,其中的标杆当属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

虽然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但马克龙像祁同伟一样毫无政治背景。他凭借出众的能力一路闯关,30岁时进入萨科齐内阁,成为政坛新星。同样选择“姐弟恋”的马克龙没有利用婚姻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而是娶了比自己大24岁的高中语文老师布里吉特。后者相貌普通,家世普通,离异的她当时已是7个孩子的奶奶。马克龙从16岁起对她一往情深的原因很简单,基于两人对于文学的共同爱好。马克龙热爱哲学和诗歌,布里吉特谈吐优雅,还指导学校话剧社演出,在所有学生眼里是个“才华非凡的女人”。两个人在探讨文学和戏剧中建立情感,经历了14年的阻挠与考验,终成眷属。

幸福的婚姻,与年龄无关——因为以功利心主导感情,无论谁大谁小,都不会幸福。道理,大家都懂;选择,未必人人能做到。

# “无现金化”冲破数据孤岛的壁垒

## 日报观点

智能信息流将让人类交易行为普遍信用化成为可能。通过无现金支付等积累的数据,在用户的授权下,将可以更为畅通地流动起来,打破数据孤岛的局限;数据的流动,

也将让每个人都享有直观的信用评级;人人可以享受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信用服务;社会环境将变得更加平等、透明。(马平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

## 新民新语

### 全职妈妈

范洁

这两天,“全职妈妈”的话题很热闹。起因是腾讯“大家”栏目的一篇《做全职妈妈是没追求的人生》,作者直言“为那些为了全身心投入育儿放弃职业的女性感到惋惜”,因为“孩子终会长大成人,你会发现你除了母亲的身份以外一无所长”。

免不了是一场激辩。支持者说,“别因为母亲这个角色而失去自我”,“努力工作是给孩子树立榜样”,反对者说,“可选择做全职妈妈是社会的进步”“教育孩子打理家庭也是了不起的事业”。

且不论“追求”一词,本就是绝对的个人意愿,事业成功是追求,陪伴成长也是追求,没有标准,无从比较。而且,细究两派声音,都没有脱离对全职妈妈的刻板印象和固化认知——不修边幅,不登大雅,与社会脱节,整个世界只有孩子和家庭。

其实不然。最近,结识了一群“妈妈志愿者”,她们走进社区、学校、幼儿园,为小朋友讲故事、读经典、谈哲理。她们有个生动的名字——“故事妈妈”。

“生下女儿后,我就当起全职妈妈,坚持每天给她讲故事。三年前,已经四年级的女儿问我,能不能去学校给她的同学们讲故事,因为他们的父母很少这样做。”“草城故事妈妈”发起人小云介绍,目前团队在册志愿者114人,70%是跟她一样的全职妈妈。

不修边幅?每次表演都精心准备道具与服装;不登大雅?已经成为松江区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的保留节目;与社会脱节?今年获评“市民文化节”百个优秀阅读推广组织;整个世界只有家庭?去年就有超过3万人次聆听她们的分享;没给孩子树立榜样?妈妈在台上讲故事,孩子在台下满是骄傲与自豪。

全职妈妈与独立女性并不冲突。团队中,本科以上学历超过90%,9人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全职妈妈的身份赋予她们更多可能,孩子非但不会束缚和压缩自我空间,反而成为和世界的一个新连接,一扇新窗口。

二胎时代,相信更多女性会成为全职妈妈,深思熟虑的自主选择也好,迫于无奈的过渡方案也罢,她们的价值都不该被低估,她们的能量也不该被忽视。

今年以来,“无现金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公共词汇。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多位来自杭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从国家层面重视并推动无现金社会建设。

笔者认为,固然可以从城市治理、社会治安、疾病传播等诸多方面分析无现金化带来的变化,但无现金化带给未来社会结构最大的影响是,它带来的金融平等有助于促使未来社会变得更加平等。

无现金化把人们的支付、交易等行为迁移到移动互联网上,其核心是将消费者和商户的交易行为数据化,从而创造巨大的可量化数据。这样的数据,可以通过模型分析变成信用数据,让过去无法得到担保贷款等传统金融服务的人们获得信用贷款。

传统金融主要服务有资产、能抵押的人群和企业。中低收入阶层和小微企业由于缺少信用评级或信用评价成本过高,享受不到同等的金融服务。而无现金支付的每一次交易,都可转化为数据的积累,在消费者授权的前提下,购物场景、购物金额、购物频次等数据,结合用户其他方面的数据,能够转化为用户客观的信用评级,进而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



## 网络社交的陷阱

网络社交平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社交往来,但也有人蓄意制造事端,把它当作圈粉丝、拉关注的工具,往往让不明就里的网友进入陷阱。

王震坤 画

## 陈言新事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命题。那么,中华创世神话说的是什么?我以为,说的是人生。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先人历来推崇天人合一。所以在创世神话中也一直秉持着人文的光辉。

譬如移山、填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说是宣示一种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该理解为先人对天地山水的敬畏。在移山的神话里,既然山已经在那里了,挡住了你家的出路,你家搬到山外,有什么不好呢?愚公固然可敬,智叟未必不是智者。这神话说得很明白,愚公只是宣示了一种精神,家门口的大山,

# 神话说的是人生

陈鹏举

到头来也不是愚公他家搬走的。在填海的神话里呢,海如此之大,精卫鸟如此之小,人是把自己看做如此之小的精卫鸟的。海啊,就想着填平你,尽管你无法填平。先人对天地山水的敬畏,是发自内心的。

还譬如追日、奔月,又未尝不是探讨人与日月同辉的可能性,在表达天人合一的伟大思索。追日,还说着对水的探求。夸父奔往日落的地方,结果渴死了,这个探求,昭示着水是向东流去的,水在东方。此外,共工头触不周山的神话里,说了头触不周山的后果,是地向东南倾斜了,也包含着水向东流的意思。

还有个理水的神话,说的是大禹解决水灾,用的是因势利导的方式。这个神话,实在是天人合一的完美注释。落到真实的历史上,李冰父子所建的都江堰,只是四两拨千斤地略改一处,整个水系便完美起来。几千年恩泽百姓,真实之美,美得像极了神话。

还有个神话,是说周穆王和西王母的恋情。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曾为这个神话写过一首名为《瑶池》的诗,可歌可泣。尤为感人的是,在短短的绝句里,仍有一句“黄竹歌声动地哀”,提到了偏远地区先人的艰难人生。

还可以说到的,是屈原的伟大诗篇《天问》,问了上苍一连串的问题,全然是人间神话。只是今天渐渐明白了,《天问》中所问的问题,竟然都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世界物理界一直在问的问题。神话,如此真实。可见我们的先人,最关注的一直是人生,还有天人合一的问题。

五百年前吧,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受到了教会的极力否定。这个历史性事件,看上去是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其实是天地和人谁是中心之争。爱因斯坦说过这个意思:当人类发现日心说之后,人类就失去了一种勇气。这句话,并不怯懦,它是爱因斯坦这样的巨人说的。因为他有着天人合一的思索。而这样的思索,我们的先人一直具有。我们的先人的这样的思索,明白无误地保存在了中华创世神话里。